

言情傑作
長篇說部

天 雨 花

第四冊

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



天雨花目錄

第一回	武曲星樂善村除害
第二回	杜夫人進香逢寇
第三回	美公子巧賺王福姐
第四回	留春園妒婦受辱
第五回	蘇光祖奪產逐嗣子
第六回	左御史金殿掛帥
第七回	左都憲獲驢班師
第八回	魏桂香癡心強專房
第九回	劉天敘惑衆山神廟
第十回	妙蓮菴左公私訪
第十一回	屍棄河中暗訪苦主
第十二回	鳴鸞閣玩月巧結玉釵案
第十三回	奪綉鞋御史戲妻
第十四回	聽術言周氏害親生
第十五回	翻棋局愛卿凌孤寡

左公子留春園遇美	一
賽流星招親被戮	二五
俏鳳兒怒打孫家郎	三五
秋桂軒冤魂索命	四五
左維明鼓琴賺國英	六六
吳駙馬邊關遭擒	八九
老夫人強子納妾	一〇三
左都憲巡按杭州城	一一七
左致德招親衛輝府	一三七
仁和縣潘尼伏法	一四八
首埋園內察拿兇犯	一五九
清江浦治水再誅狐狎妖	一七六
藏香枕誑命誑夫	一八八
解命理左公救姪女	二〇二
遭病魔夫人傳遺命	二一七

六回

老夫人壽盡歸泉府

都御史服滿謁金門……………一

第十七回

左御史巧計審張差

方中書事急誅賈妓……………一四

第十八回

方中書害人反害己

周公子將假信作真……………二九

第十九回

凝春園公子賦詩

臥雲軒周郎借榻……………四二

第二十回

贈羅帕浪子題詩

竊綉鞋丫環施計……………六〇

第二十一回

拾珠球痴婢害主

着圍棋御史擒賊……………七三

第二十二回

赴壽筵暗藏毒酒

扮巾幗負荆請罪……………八七

第二十三回

赴新任桓公求婚

訴衷曲姊妹談心……………一〇〇

第二十四回

持正逼死親生女

維明智救黃靜英……………一一四

第二十五回

黃靜英園內遇怪

左御史窗前除妖……………一三〇

第二十六回

翁鬍子欺心滅主

鄭皇親有意逼妾……………一四六

第二十七回

維明狹路打蕩子

持正中途沉愛姬……………一五八

第二十八回

左維明金殿打奸臣

鄭瑤仙帥府劫佳人……………一七四

第二十九回

儀貞宮內刺篡賊

維明軍前射妖狐……………一九八

第三十回

奉密詔元戎勤王師

定民變御史解弟圍……………二二三

第三十一回

破皇城奸臣伏法

正王師天啓復位……………一

第三十二回

訪幽貞殿上試宮砂

聽密言監中送燭酒……………一四

第三十三回

深閨中儀貞用機謀

法場上紅雲訴真情……………三七

第三十四回

杜宅說親侍郎無意

左府辭婚公子有情……………五〇

第三十五回

桓公子獨占鰲頭

黃小姐謝媒認父……………七二

第三十六回

嫁女婚男狀元入贅

如魚得水探花完姻……………八四

第三十七回

竊執扇題壁破奸奴

搜金劍更衣斬淫婢……………一〇〇

第三十八回

寫金經笑救東床婿

閉綉闥恨結畫眉郎……………一八

第三十九回

操禁軍怒斬奸宦

觀花燈責打快婿……………一三三

第四十回

賀生辰計服東床

慶元宵恩賞宮娥……………一五二

第四十一回

刺忠臣宮娥受首

轉男身秀貞再生……………一六八

第四十二回

集芳園客魏使巧計

迎鳳樓桓左強招親……………一八四

第四十三回

賭博行說惡婦凌兒媳

游園誨盜左公訓妻女……………二〇六

第四十四回

送祖餞宮宴彰德門

征歸帆遇賊漢江心……………二三〇

第四十五回

喬改裝強徒中計

餌奸謀孝貞訴苦……………二四六

第四十六回

玉梅亭閨閣詠詩

留春園佳人設宴……………二六

第四十七回

老虔婆遇辱留春園

左小姐受訓宏道堂……………二二一

第四十八回

老虔婆無理取鬧

左相國有意喬粧……………三三三

第四十九回

惡姑賣媳巧中左公謀

驕女還家苦遵嚴父訓……………四五

第五十回

宋公子扶柩歸里

左丞相憐孤許婚……………五九

第五十一回

左丞相怒毀隆仁祠

金妖道計除館驛亭……………七七

第五十二回	魏闢設計害忠良	左公定策誅奸黨	九五
第五十三回	五學士設謀賺閣宦	假觀音懷恨攝嬌娃	一一三
第五十四回	紫紵庵狐妖伏法	靜思堂左公訓女	一二七
第五十五回	呆公子窮途賣泥丸	俏郎君設計欺孤寡	一三七
第五十六回	王探花搶親行霸	左丞相念死安生	一五五
第五十七回	左相用計逼死親生	儀貞仗義暗救胞妹	一六八
第五十八回	逼投河左訓女	畫丹青儀貞贖罪	一八五
第五十九回	新君登位魏闢伏誅	黃女探母左相提兵	二〇〇
第六十回	三軍擒寇盜伏兵夢駭夾城樓五姓返星辰定獄批行東嶽案		二一三

天雨花卷四

第四十六回 玉梅亭閨閣詠詩

留春園佳人設宴

偏偏拆了襄陽信，破我機關事不成。如今害彼身受苦，不是爹爹是甚人？左公笑道：「真胡說！發時直跳起擡身，『阿啲啲！』左維明，你便做了宰相，敢鄉黨中來橫行霸道麼？」

女兒既嫁吾家子，生生死死我家人。如何見我兒身亡，平空搶奪轉家門。難道領去重改嫁，連我孫兒送別人？欺我孤兒並寡婦，不敢開言說一聲。未從生意先打聽，我身不是省油燈。喝聲與我來打轎，親身去問左維明。待我撞死他身上，巴掌拳頭打面門。一把扭住當官告，那怕烏龜一品臣。袁氏正在來狂詐，晉二匆匆自外臨。一見此景忙問故，母親為何怒生噴。袁氏就與分明曉，這樣欺人了不成。因此我今真氣煞，自家親去左家門。問問老左一個人，與那烏龜把命拚。

晉二道：「原來如此。凡事有個理，在老左怎敢倚勢橫行？既是這等，母親且慢造次，明日待孩兒先去見那左維明，當面與他議論一番，若再不放左氏回來，然後母親自往便了。」

袁氏依了兒言語，且言致德內中行。靜怡堂內前來到，二位東床在內存。見他叔姪多立起，四人坐定話談論。來了左公人一個，四人立起又擡身。各皆入位重歸坐，二爺便說長兄聽。可恨老狐袁氏女，如今我等轉家門。他還照臨來家招姪女，方歸一日辰。他就打轎前來接，正逢我等外邊行。被我發作來逐去，再來亂捧打離門。偏不放他回家去，我們不怕老狐精。左公聽了心中惱，如何這等亂胡行？既是晉宅人來到，怎便將他逐出門。女兒嫁

他作媳婦，自然生死是他人。若來接取該當去，如何強橫逐來人？此事可笑真可笑，致德全然無理文。

致德冷笑道：『兄弟有甚無理文？只怕大兄無信耳。當初大房長兄臨終之時，親口託孤，兄一力擔當，如今前言安在？』左公道：『兄弟，你下你不爲之急救，倒反畏一老狐，棄損孤寡。兄弟雖不曾受先兄之託，却是不忍見自家骨肉悽慘，此一事斷斷不能從命的。』左公說道：『你焉見得我失信？先兄此女，目今並無大故，不過因家道艱難，其姑惡薄，豈可因此不放回家？若要常住，必得其姑情愿方可。他若不愿，我等豈強爲之？到該救之時，我自然援救，怎肯使他孀居失所？你等一概不必心焦，久久自然明白。』致德笑道：『不知你葫蘆內賣什麼藥料的？兄弟全然不解，只是孝貞既來之，則安之，爲甚怕那袁氏？』左公道：『不是今日，便是明日，晉家母子必有一個到來，你那時是如何發付他？』

二爺笑道：『何難事？若是他來接孝貞，正好盡量來數罵，與他決絕斷其根。稍有不遜，喝衆打，正要從頭把氣伸。』左公便道：『真胡說！三歲兒童口語，我也不與你分辯。家事從來任長行，言罷起身出去了。』四人哂笑不平。心誰知宰相威風倒，一旦虛心怕婦人。言論一番都散去，各無辭說到黃昏。用其晚膳，閑談久，更深夜半，睡安身。初冬良夜，長更漏，三報金雞天始開。扶桑日出，人又起，各皆梳洗事完成。早點以後，早膳到，用完早膳，已時辰。兄弟父子並翁婿，五人圍聚二廳門。正堂言論談笑處，左升回話老爺們。

『外有後生，說是什麼？』二官要求面會老爺，有名帖在此。』左公接過一看，上寫着忝姻眷小姪晉德，志頓首拜。左公笑道：『如何？我道他必來，你等四位且請迴避，待我請這位親翁進來一會。』致德笑道：『會親罷了，爲何要使我迴避？』左公道：『親翁此來，必有一番花言巧語，四位安能忍耐？必要當面駁他，却使不得快請起身入去。』

四人哂笑擡身起，看他怎樣奉承人。大家避入屏門內，暗中偷看往外睜。左公傳請親翁進，家人出外說知開。

德志急忙擡身起，假作斯文氣象新。剛剛來到垂簷口，看見當朝一品臣。

正是貴人之堂，不寒而慄，不怒而威。

不覺斯文氣象全不見，搖搖擺擺影無形。渾身局促筋骨縮，滿面通紅氣不伸。一見左公忙下禮，親家姻眷休客套。公子何須大禮行，便拱德志居賓位，惱了屏門後面人。晉二把椅忙擔下口，稱告坐始安身。書童便把香茶獻，不知甚樣賊因根公然坐在廳堂上，奉彼香茗當客人。好生不服形於面，茶罷收杯把話論。左公便問晉公子，有何見諭降寒門？晉二謙身忙一拱，小姪原爲晚輩人。親翁大人榮歸里，本該奉候早登門。因多忙冗無閑暇，失候尊前直到今。

左公道：『我尙未候，怎敢反勞？』晉二欠身道：『豈敢豈敢？小姪此來，一者奉迎令姪愛小姐回家，二則家母有一番言語，欲轉致親翁大人，未知肯垂聽否？』左公舉手道：『有何見諭，便請賜教。』晉二道：『家母致意親翁道：』

當初令姪大小姐，並與家兄在幼齡。蒙本房親翁多好意，不棄寒門定下親。不幸本房親翁喪，撇其親母苦伶仃。感蒙大人多照顧，接其嫂嫂轉家門。慇懃教育身成立，又值寒家不幸喪嚴親。因而家業凋零了，斃斃母子守清貧。勉強拮据完姻事，愧我家無百輛迎。親翁不較長和短，枉奩厚贈到寒門。嫂嫂雖出豪家女，並無一字怨貧門。可見親翁多教法，家傳詩禮不虛聞。家母每每深嘆服，晉門有幸得賢人。但惜嫂嫂千金女，只怨家寒累及深。雖然愛惜如珍寶，恨無力量稱他心。生下子女人兩個，紹接香烟繼晉門。殷勤撫育勞心力，實爲晉氏有功臣。比望先兄人一個，兩字功名有小成。補報賢嫂勤勞處，誰料家慈不幸深。先兄一病沉不起，去秋身喪命歸陰。拋別寡嫂遺孤兒，斃斃母子嘆伶仃。兩代孤寡真傷慘，小姪無能是罪人。供養母嫂蒙藿衣，難稱甘旨不安寧。家慈痛惜賢姪女，皆因無力迫於貧。

『在家這般光景，只該當送嫂嫂歸寧，無奈家每素與嫂嫂，猶如母女一般，相依慣了，刻不相離。』
每於嫂嫂歸寧後，家母坐立不安寧。嫂嫂魂夢如有失，更兼舍姪兩孩嬰，一日不在家慈眼，便似魚鉤罟了心。
爲因如此無可奈，是以三朝兩日便來迎，並無半點他別念。前日親翁遣到人，接其嫂嫂回家轉，母親如失掌中珍。

『想親翁處至親離別已久，自然該當相聚，所以前日未來，至昨日午後，遣小价押轎來迎，不想恰遇二親翁出來，將小价喝罵逐出，有嫂嫂永不回來之語，并言有人來就要加之亂棒。』

小价嚇得魂飛散，只得奔回告此情。家慈驚駭心無措，不知爲着甚何情？忽然姑媳成永訣，一旦分離再不親。又無得罪令姪女，又無口角半言論。因何忽爾來如此？且親翁府上素聞名，世傳詩禮名家族，步步皆循禮義門。親翁位極人臣首，變理陰陽治萬民。斷然不做非理事，鄉黨中未倚勢行。欺壓寡婦並孤兒，奪人之媳奪人孫。料然不是親翁意，或因小价錯傳聞。

『家母本欲來哀懇，却又不敢造次，故命小姪參謁親翁，轉致其意。』

乞念孤寡相依久，莫斷晉家姑媳恩。並同舍姪人兩個，見還老母感深恩。說罷了時重一揖，左公聽了多言論。點頭暗暗心稱贊，好個能言姓晉人。詞不迫而意甚透，輕輕一字重千金。綿裏藏針渾不覺，却叫暗暗中傷人。孝貞所以深受害，便殺人來少血痕。憶此情豈可加之？我終須有日破奸心。當時便乃回言答，原來爲着這椿情。昨日尊使前來，到我身並未得信音。想必舍弟來出外，他是平生性躁人。道女歸寧方一日，如何遣轎便來迎。所以叱退來人去，後來說與我知聞。我知以爲真謠事，深言舍弟不該應。女歸晉氏多年久，夫亡守節在他門。縱然受苦亦無奈，命該如此怨何人？母家便作多安足，安得將他願一生嫁出女兒將服降，且還不是我親生。雖則先兄來付託，已將撫育長成人。粧奩厚贈來遣嫁，教我殷勤盡過心。未嫁之前爲我事，嫁後須知別姓人。那有常在家

中住此皆舍弟亂談論。反勞公子親來接，少時飯後我差人立送姪女回尊府，便煩轉致令堂身。左公言語還未畢，四人屏後火生心。這般言語當面說，愈加難以過光陰。二爺此際難忍耐，回身移步出屏門。

晉二見了，慌忙立起身來，致德走近前來道：『昨日來人是我逐去的，你這廝怎敢造一派巧言。』

左公喝道：『真胡說，二爺頓口住聲。』

左公立起身來，揮開致德，對晉二舉手道：『公子請回，凡事有我作主，少刻準送姪女回來便了。』

二官作謝忙出外，翰林三位出屏門。惱壞致德人一個，四人歸位坐安身。

左公道：『你等聽得方纔賊子的言語麼？早已把那倚勢橫行，欺他孤兒寡婦，奪他孤子的言語，都說在前頭了，如何還要這等強爲？』致德道：『他說這般刁話，難道就怕了他麼？』

這樣奴才無別樣，一頓拳頭打出門。還要與他來和軟，送其姪女到家門。左公道：『你且休躁，我今不與你談論。家事任長由吾主，不必多言惱我心。徒自取辱無好處，致德聞言不作聲。楚卿一聞開言說，雖然晉二這般論。方才岳父一席話，豈非斷送大妹身。此番回轉家中去，只怕愈加磨難較前深。左公道言非斷送，大妹非此不能生。言罷起身來入內，四人都道實奇文。左公來到中堂上，見大娘申氏及夫人三位小姐俱在座，一見之時盡起身。左公便叫大姪女，昨日晉宅遣人迎，被你二叔回了去。今日晉二自登門，我已允送賢姪女，少時飯後便回程。孝貞小姐唯唯應，低頭不覺泪沾襟。對了儀德二直雙姊妹，大娘申氏嘆連聲。』

夫人道：『便不留長住在家，亦可回他再住幾天，回去便了，爲何這等奉命如神？』左公道：『我豈不欲常住？』晉二言語厲害，不得不從。遂將方才之語，向衆人說了一遍。儀貞笑道：『此等放屁，真是掩耳偷鈴，欺瞞那個？』左公笑道：『你這等妮子，宛如二叔所生。』遂着夫人封銀一百兩，付與淑婉，此番回去，可將姪婿棺木送歸黃士，袁氏若問何來，說向妹妹借來，切不可說我與你。完了這樁大事，姪女于他家也無甚牽掛了。』

我當年受汝父託孤，再無不全終全始，豈忍見你受若，坐視不救？所礙者晉氏理長耳。我惟望姪女一意耐心，休生別見，只是苦若度去，莫負我一片苦心。我自有安頓你終身的長策也。

衣飾等類休將去，照常穿你舊衣衿。盡付母親收貯下，回家有日且消停。儀德二貞聞言道：天寒姊姊少衣衿，此是兒等來相贈，未費爹爹錢一文。如何也要來作主？不容姊姊帶回程。

左公笑道：『汝二人之物，來自何方？可從母腹內帶出來的麼？』二位小姐道：『既與孩兒，也就不與爹爹相干了。濟人濟急，姊姊眼前缺少，勢在必需，故此送他穿帶。若是回家，還怕諸大人不相照顧，還留此物何用？少不得慢慢着人送與姊姊便了。』左公怒道：『若是如此，你這兩箇畜生，休來見我之面。』大娘勸道：『二位小姐女不消爭得，留在家中總是一樣的。』

休教觸你爹爹怒，反令我等不安寧。左公嘆息稱嫂嫂，三房六個女兒身。雖然個個開詩禮，德性誰如淑婉純？幽閒貞靜溫柔性，聰明不露氣和平。逆來順受真賢女，舉城難尋此等人。豈比儀貞多性躁，女中辯士一般能。

大娘笑道：『叔叔何出此言？若人人都生得聖婉，這女兒便好了。只皇宮刺賊一事，誰可及他？桓左門前兩座牌坊，是誰人所擢？此等女兒，真比兒子還強十倍，如何尚嫌他不好？』儀貞笑道：『爹爹既是這等深怒孩兒，又何必留在家中？也逐回夫家去便了。且又退居林下，無所事用着孩兒，外西賓也去了，還要內西賓何用？與其他日來斷送殺生不若放生行。夫人聽了微微笑，左公一笑說原因，一面說來猶如此。本性難移，再不更言罷之時出去了，早又午膳到中廳。內外用罷申牌到，孝貞小姐起辭行。拜別嫡母人二位，合家大小不開心。』

兩房夫人各備盤盒，一齊送到二廳。孝貞小姐作別二位叔父及永正兄弟。左公見了那盤盒，忙着收進，不可與姪女帶回。何苦便宜那老狐夫人等俱道食物小事，如何也要與他較量？現在兩個外甥，使他空手回去，却不成模樣。左公道：『雖係小事，却關係着大事在內，你等但依我行之。』致德笑道：『兄何等畏懼老狐，正

該送些食物去奉承他方好，何以反使收回？」左公聽了此言，但付之一笑。孝貞作別諸人，上轎而去，但着粗使人擡轎，也不差人相送。一家大小，雖知左公故意如此，然多道：「諒一袁氏何許之人，還怕我家敵他不過，又何須如此做作？」

慢表衆人心不服，且言小姐轉家門。二廳上面下了轎，鸞笙聞得出來迎。忙來迎了雙兒女，相隨同向內中行。一程來到中堂上，見了袁氏候安寧。兩個小兒將婆喚，袁氏擡頭仔細睜。打量母子人三個，不覺哈哈笑聲。

「我道做官叔父回來接去姪女，不知如何照顧，煥然一新，誰知還是這般樣兒，連人也不差個送回來。」遂問麟兒道：「你這等富貴外公，可曾與你們些見面物件？難道盤盒都沒有一個？」回說：「外公不肯送與母親。」袁氏道：「這樣說，還要留在家中一世。」

說罷仰天重冷笑，虛傳老左是能人。遇了我這晉奶奶，這怕渾身才調也難伸。什麼極品當朝相，鄉黨之中敢亂行。女兒既作吾家婦，去留來往任吾心。我不許他家中住，誰敢多留一日辰。

「我直說若要女兒回家，除非大塊的銀子多送些與晉奶奶纔放鬆；若不然，要連住三日，却萬萬不能。」孝貞但只無言語，將身告退進房門。鸞笙隨了來入內，問言小姐爲何因？如今老爺回家了，反而冷淡這般形。小姐言道你休管，不必多言問此情。

過了一宵，孝貞說與袁氏前日問兩個妹子，借得紋銀一百在此，交與婆婆，將這棺木舉殮入墳，也完了一樁大事。袁氏接了，打開一看，錠錠冰光，方覺得笑逐顏開，滿心歡喜。遂與晉二商議，將銀子剋落大半，擇了本月二十八日舉殮入墳，草草完事。左家也並沒人作弔上門。

因此袁氏母子常議論，左家冷看女兒身。相待孝貞猶冷淡，只將改嫁說他聽。按下此情且慢表，單說歸寧兩個人團聚故鄉真快樂，朝衣卸下一身輕。金章紫綬眞家鎖，田園安享似仙人。再不要五更時分披衣起，三更時

分不安身。邊烽盜寇驚恐，水旱年乾費盡心。文武功名多已足，拂袖歸山是道人。閒課兒曹攻經史，悶遊山水玩芳春。况兼湖廣年年熟，倉滿陳糧庫滿銀。再寬義田週合族，廣行好事濟貧民。大寫板文來佈告，襄陽貼遍四城門。

上寫大學士左告知襄陽城內外鄉百姓，如有鰥寡孤獨無養贍者，及死無棺木，病少藥資，男不能娶，女不能嫁者，殘疾廢人，耕讀無本，禍遭水火情景者，俱赴本府助以米銀。襄陽一郡之人聞之，無不來領銀，盡沾其澤。且說朝中魏忠賢自左公去後，益無忌憚，陷害王安，降爲淨軍守南海子。熹宗卽以忠賢爲司禮監，與客氏爲一黨，出入宮中，仍請天子開演內操，結交奸黨，如兵部崔呈秀，御史劉志選，大學士魏廣徵，黃立極等懼忠賢斥忠退良，順之者生，逆之者死，以東林諸君子俱指爲逆黨，忽然刑戮。那時桓王、趙杜四人，既不肯阿附權奸，奈無力可除逆宦。且忠賢虎視眈眈，時刻欲去他幾個人，因此四人內不自安，上本告病乞休，天子准奏。此時黃威、黃勳已入泮宮，王正芳十月內將二女遣嫁于歸黃府，持正也致仕回山西去了。四人於十一起身，一路平安，至月底已到襄陽故地。

喜壤左公人一衆，喜壞東牀兩個人。出門遠遠來迎接，一般熱鬧進城門。各歸故宅安排下，左公令女轉夫門。舜娥也使歸寧去，四人出外望諸親。先到左家來聚會，訴說朝中多少情。遍拜官員及親友，往來半月始安寧。此是天啓三年春正月，正當初五好良辰。

此時桓夫人母女及儀貞小姐，王夫人及德貞夫人杜氏與黃靜英，並趙夫人等，都來左府拜節。左府留住，款待一日，留下二女，過了父母生日，然後回去。外邊則諸公子終日你來我往，情勝同胞，早又過了元宵佳節。十六日乃左丞相生辰，襄陽合府官員諸親百眷，無不上門備禮拜壽。內中女眷都是親房近戶，或弟婦或嫂，或姪女，或姪媳，坐滿一堂。

不說男親女眷人多少，單言各位女千金。姊妹姊妹相逢處，大家說起孝貞身。新年拜節還未至，難道今日生辰也不聞申氏大娘多盼望，將及辰時到來臨。方報小姐回來了，衆人歡喜起相迎。尊卑長幼俱拜畢，外邊來了左公身。內堂都是親房族，一班一起拜生辰。左公見了大小姐，淑婉遲來爲甚因？

孝貞道：「姪女本欲早來，因婆婆說前次冷淡而回，想因未曾備禮上門，故此見怪。今日叔父生辰，他特備八色水禮，且又爲姪女借貸衣飾等物，是以耽遲。」左公笑命衆人將晉家禮盒擺一邊，不可錯亂了。這時合門拜壽俱已畢，下了壽麵整千斤。凡係族中都送到，備其筵席那消停。優觴款待諸賓客，且言堂眷一班人。

二廳上設席，且有黎園演戲。諸小姐商量，我等看甚戲文？不如把筵席移入花園，知己談心爲妙。儀貞小姐說與母親夫人應允。此時四房兩位小姐名若桃，若玉，五房一位名若珠，三房三位名若英，若芳，若蕙，連儀貞靜英，德貞，姣容，舜娥，孝貞，共十二人移席兩桌，到花園玉梅亭鋪設。

諸位小姐擡身起，侍兒簇擁進園亭。上得玉梅亭一座，四面雕欄彩畫新。碧紗窗格玲瓏巧，繞亭梅樹綻春英。枝頭殘雪初消盡，寒香陣陣沁人心。十二姣娃凭欄玩，言談笑語總投情。左家小姐無俗輩，個個知書達理文。人容貌莊端好，若字排行六個人。都皆未嫁閨門女，方當十七八年庚。外邊移席來亭上，衆人調坐四邊分。舜娥爲主邀入席，侍兒左右進金樽。酒過三巡菜五味，靜英小姐笑言云：他們外面來演戲，我等筵席太冷清，必須也要來作樂，拈題分韻若何能？

儀貞笑道：「分韻同好，但我等十二人，還音律者多，能吟咏者少，不若我等撰一套明曲，以梅花爲題，就席上歌而和之，以爲一樂如何？」諸小姐齊道：「甚妙。」遂命侍兒到凝暉閣內，將文房樂器俱備，可一齊取來。衆侍兒下亭，登時取到諸小姐中，惟儀貞與舜娥，孝貞，靜英，精于題咏。

四位小姐拈毫筆，各展花箋構雅吟。不消半盞茶時候，梅花詞曲已完成。

左儀貞

江兒冰玉蕊籠春色，低枝帶笑開。一枝斜影窗兒外，笑他紅紫遊蜂採。羨伊風致高人，吩咐東陽常在，待雪月交輝，粧點作瓊瑤世界。

左孝貞

玉交枝霜凝雪耐，傍青松栽培玉塔，愛蕭蕭竹影參差，喜微微風動花開，憐他偷動暗香來。小亭知己停杯待，覷芳姿盈盈粉腮，助新粧斜橫玉釵。

趙舜娥

玉抱肚名園勝概，繞欄杆交輝雪梅，青女素娥都添色，謝東陽又送春回，寒英數片點蒼苔。暗香幾陣簾兒礙，羨青青松竹爲儕，盼迢迢江南寄來。

黃靜英

川撥掉真堪愛，繞寒亭千樹梅，占東風花信先開；紙帳中香浮夢迴，助新粧點額來，伴高人嶺上栽。

左儀貞

前腔驛使傳書千里來，寄春風慰遠懷。漫教他玉笛頻催，愛枝頭凝香弄色，羨瓊姿帶雪開，倩微風香暗迴。

左孝貞

尾聲穠柳艷李時猶待，先占上林春色，粧外任人獨數梅。

衆小姐看罷都稱好，果然詞曲甚清新。數中年長惟淑婉，便將此曲唱新聲。衆人各各拈樂器，各盡其長技總情。翕然調叶工商韻，管絃絲竹一齊鳴。孝貞小姐歌新曲，韻人梁州音韻清。吹得那玉梅枝上含花笑，桃李梢頭

欲放春。聲入九霄風送往，遇住行雲響亦清。鶯飄鳳泊和無限，鶴舞猿啼總斷魂。正是此曲祇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一套曲兒歌已畢，餘音裊裊繞梅亭。龍花滿園都含笑，春色加添十二分。衆人一笑停樂器，各相顧謂說原因。只怕外面繁華景，不如我等在園亭。孝貞笑而且嘆道：「我在黃連樹下撫瑤琴，苦中作樂真堪笑。若桃等即便問其情。」

「真個如我二位叔父回來，難道晉家還是這樣薄待姊姊也好回來長住了。」孝貞小姐未及回言，儀貞等道：「諸妹不知只因我父親欲未弱于袁氏，故將姊姊冷淡，所以老狐不知忌憚也。」諸小姐道：「何消如此諒那袁氏有何伎倆，可敵我家？只將姊姊接回，不放他去便了。」德貞等道：「爭奈爹爹不依，却是無法。」靜英問道：「今日兩個外甥，怎不與姊姊同來？」孝貞道：「只因他身上少些穿着，他祖母故不使同來。」

儀貞小姐便笑道：「可恨度婆老怪精，有朝一日相逢處，必要從頭把氣伸。斷然不肯輕饒恕，使他認認左家人。」靜英等俱言：「正是不知老怪怎知聞言來語去傳杯盞殷勤，勸把金樽。」日近午牌筵席散，各人離座起擡身。一班侍女忙收拾衆位小姐下花亭。園中到處來遊玩，靜英小姐說緣因。此園更勝京師景，闌榭亭台造得精。不知在此來玩耍，年伯聞知可要噴？」

德貞笑道：「說過的了，此園是謹慎去處，便日日來遊，也不妨的。」靜英小姐提起京師，不覺嘆道：「賢妹等園亭故里相聚，骨肉團圓，毫無牽挂。」

只有愚姊無歡樂，遠嫁從夫到此城。離鄉背井歸無日，要見雙親夢裏尋。那能回轉山西地，不知堂上可安寧？一言及此傷心處，低徊不覺淚沾襟。儀德二貞齊勸道：「姊姊不必動來往，彼此俱爲骨肉恩。況且母子團圓聚，朝朝承歡不乏人。姊姊也可無牽掛，得寬心處且寬心。」黃家小姐多稱感，幸有當初一段情。

孝貞小姐便問舜娥嫂嫂，却似坐喜一般。目今有幾個月分了？少夫人面紅一笑。儀貞道：「嫂嫂已姙身七

月至三月中便可降生了。』孝貞又問諸妹可都有孕？舜娥笑道：『二位姑娘方有四五十日，近日身體甚覺懨懨，只不知黃桓二位姑娘可都有否？』侍兒等說：『各姓身兩月矣。』

若桃等衆諸好笑，一番言論出園門。同行來到二廳上，外邊散席半時辰。正當聚坐清談講，見了姣娃一衆臨。人人個個都立起，桓氏夫人細說因。今日諸女真稱意，少年相聚甚投情。便命小姐都歸座，談論說起孝貞身。袁氏多少行惡處，無人不恨老妖精。未牌時分重翻席，戲完半本早團圓。外庭賓客都散了，左公等人內中行。一班女眷都辭別，留下諸多小姐們。過了正月廿二日，夫人四十整生辰。衆人作別都去了，左公便入內書廳，傳請孝貞大小姐宏道堂中來到臨。左公命坐開言說：自從淑婉轉家門，我心時刻多記掛。每遣家童暗探聞，知你無恙心稍放。不知近況若何能改嫁之言提及否？晉家母子有何論？

小姐道：『他見去年姪女冷淡而回，說了許多冷話，母子二人愈加冷落。後來姪婿舉殯，家中又無人來作吊，年節下又沒盤盒到來。因此他每疑母家棄擲姪女，遂把改嫁之言，時常提及了。』左公笑道：『漸入佳境矣！』便叫『淑婉，今日雖留諸女在家，獨不便留你，日色已暮，可速回家，將才原禮帶回去。你從今以後，須要步步留意，窺伺他母子的心。我當使人到你前後門走動，一有可疑，即作字使鸞笙帶出，自有入寄回，我當爲淑婉姪想一長策。』小姐道：『雖然如此，但諸妹俱在家中。』

左公聽了微微笑，此情無怪我兒身。生活孤寡無伴侶，舉頭言笑有何人？但未可因小而失大，將來若得轉家庭。吾當再接諸姊妹，相陪我兒共談論。今日拾此回家去，莫戀家庭姊妹情。百樣來時千樣忍，權受悽惶耐了心。我之所待賢姪女，比我親生勝幾分。你休聽信他們語，但將威脅老狐身。霸道暫時王道久，後來有日見其情。小姐但只唯唯應，便同叔父到中廳。遂向諸人來拜別，道言叔父使回程。惱了小姐人一衆，都言豈有這般情？人人個個家中住，怎叫孤孀反轉程。此事斷然行不得，我們決不放他行。言罷了時都走攏，大家擁定孝貞身。左公見